

先知与和平
KAHLIL
GIBRAN
图说纪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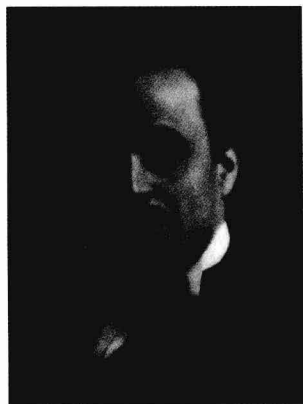
最新典藏插图版

(黎巴嫩)
卡里·纪伯伦◎著
卢大川 王一帆◎译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说纪伯伦

ART OF PEACE by Kahlil Gibran



卡里·纪伯伦 著
卢大川 王一帆 译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2N0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纪伯伦: 先知与和平/ (黎巴嫩) 纪伯伦(Gibran, K.) 著; 卢大川, 王一帆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5
ISBN 978-7-5613-6017-0

I. ①图… II. ①纪… ②卢… ③王… III. ①散文集—黎巴嫩—现代②诗集—黎巴嫩—现代 IV. ①I37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494号

Art of Peace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Duncan Baird Publishers 2008

Introduction text copyright © Joe Jenkins 2008

For copyright of photographs see pages 271(R)272, which are to be regarded as an extension of this copyright

The works of Kahlil Gibran reproduced here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 and afterwards in London by Heinemann in 1918 (The Madman), 1921 (The Forerunner), 1926 (The Prophet), 1927 (Sand and Foam), 1933 (The Wanderer) and 1935 (The Garden of the Prophet).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版权登记号: 25-2012-009

图说纪伯伦: 先知与和平

(黎巴嫩) 卡里·纪伯伦 著; 卢大川, 王一帆 译

责任编辑 焦凌
责任校对 谢勇蝶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址 www.snupg.com
印刷 中闻集团西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980mm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15千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13-6017-0
定价 4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卡里·纪伯伦的不朽智慧

在两种相异的文化中，卡里·纪伯伦作为一名作家一直名声斐然。他既是阿拉伯文学的一股解放力量，又因他用英语创作，成为英语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蕴涵了独特古老的智慧和神秘主义的味道，令人惊异的是，作者竟会生活在1912到1931年的纽约。在他1883年诞生到1931年逝世这相对短暂的生命里，他被无数阿拉伯语国家的人们追崇为那个时代的天才，他在西方与但丁、布莱克和罗丹齐名。^①一个如他这般的阿拉伯作家在西方如此之流行是空前绝后的，直至今日，《先知》亦是一本最受赞誉的现代诗集。

黎巴嫩的少年时代

纪·哈·纪伯伦，即大家熟悉的卡里·纪伯伦1883年1月6日出生在黎巴嫩北部。他出生的村子卜舍里位于黎巴嫩山下的一座小高原上，在村子下面就是圣谷那著名的古老雪松林。在历史上，雪松既是生命的象征又是生命的源泉。法老用这些树建造墓地，所罗门王用它们建成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腓尼基人也用这粗壮的树木修造了那惊人的远洋船只，向蛮荒的世界输出他们的纺织品、紫色染料、玻璃和语音字母表。

纪伯伦的父亲卡里尔，那个赐予他中间名字（根据阿拉伯风俗）的人是一名收税员，他的母亲卡米勒·拉迈是一位马龙派牧师的女儿。山区的天然闭塞使马龙派基督徒受到保护，他们保留了用耶稣阿拉姆语进行祷告的仪式。当儿时的纪伯伦在秘密的山洞里、在黎巴嫩山外的修道院和寺庙玩耍的时候，有关圣徒马龙及许多生活在山里的神秘主义者的传奇故事感染了他。

在大山的幽闭处，卡米勒和丈夫养育着一家人，生活虽然艰难，但

^① 出自马丁·L. 伍尔夫为卡里·纪伯伦《心灵秘密》写的前言中，由安东尼·R. 费里斯翻译；《纪伯伦情书》，第16页。

尚可忍受。粗陋却聪明的村民们在冬日大雪蚕食下变得坚硬的、贫瘠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生计。然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另一更为恐怖的阴影笼罩着黎巴嫩人的思想和回忆，那时他们的国家卷入了可怕的内战。^①

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一种被外国介入而产生的恐惧感渐渐萦绕心头。宗派之战打响了，1860年上千基督徒在短短四周内被杀害。直至那时，许多信仰团体——迦勒底人、希腊和叙利亚的天主教徒，希腊和叙利亚的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亚述人、雅各比派人、马龙派和景教的基督徒，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的穆斯林教徒，以及犹太教徒——全都生活在一个地区，那里极有可能曾是东西方的交汇之地。内战的爆发所引发的混乱给黎巴嫩人民的思想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在这个自相残杀的时期，卜舍里的村民们回复原始生存的本能，躲避到不受影响的群山堡垒之中。虽然纪伯伦的直系亲属逃过了这场杀戮，但是却给他留下了缠绕一生的回忆。^②

同时，他无法忘怀那些当他是孩子时就熟知之地的惊艳之美，那在1894年背井离乡后成为他的追求之物，也是他灵感的不竭源泉。这次离家的种子在多年前就由一个渐渐消磨钱财的父亲和一个决心要创造孩子美好未来的母亲撒播。受逃离贫穷的传统欲望以及部落和宗教镇压的驱动，在卡米勒之前的许多黎巴嫩家庭远迁美国——他们的决心被一种称为“移民”（Al-mahjar）的古老传统所助长，这一传统是指旅行到另一个城市（一个繁荣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去寻求更好的生活。

离家中的成长

不顾19世纪90年代波士顿唐人街那火炉般的房屋的困苦，卡米勒决心要培养孩子的艺术天赋，这在那些闭塞家庭以外看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当纪伯伦15岁的时候，他被选中为《奥玛开阳》和《帐篷制造人奥马尔》的一个版本画封面画。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波士顿过得很顺利。城市的慈善机构意识到要为穷人做事，开始建造由社会工作者经营的房屋。1896年，在其中一所房屋里，纪伯伦的画吸引了一位艺术老师的眼

① 卡里·S.哈威：《卡里·纪伯伦：他的背景、性格及作品》，第25页。N.纳伊米：《卡里·纪伯伦的精神和思想》，出自《阿拉伯文学杂志》，1974年第5期，第20-21页。

② 出自《异教徒卡里的演讲》，由苏海勒·布西礼翻译，见《卡里·纪伯伦简介》，第23、26页。

光。

事情传开，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融进了波西米亚的波士顿中。他有谦逊的举止、俊美的容貌、独特的天赋，这个特殊的“街道苦行者”^①深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圈所喜爱。他被比喻为穿过火车轨道进入“婆罗门波士顿”。波士顿公立图书馆开放了，但这里的新文化展出品仍是浸染在生于此长于此的孩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氛围之中。这时被包围的先锋派起来反抗“病态弱小的世纪末”^②的多愁善感，涉猎异国情调、唯心主义和东方主义，抵制土耳其地毯、翡翠碗、水烟斗、毡帽、尖头拖鞋及梅特林克^③关于死亡和注定之爱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1904年，纪伯伦开办了自己的首次画展，他的作品被《波士顿晚报》称为“沉重的美丽与尊贵的艺术”^④。前来参观的众多崇拜者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进步女校长玛丽·哈斯克尔。初次相见，她发现他“令人惊异……如火焰般跳跃……如可视的脉搏”^⑤。

初来波士顿的那几年，纪伯伦目睹了自己的兄妹死于肺结核，母亲死于癌症，是玛丽·哈斯克尔——他的“守护天使”^⑥安慰他，让他相信自己并非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孤魂”^⑦。后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人生中三件事对我影响重大：母亲让我忍受孤独，你给我和我的工作赐予信念，父亲唤起了我内心的斗士。”^⑧

作家的塑造

玛丽的角色对纪伯伦作为作家的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传记作家认为两人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尽管那时她的受保护人的诗歌与艺术远未

① 杰西·弗里蒙特·比尔致弗雷德·霍兰德，1908年11月25日。

② 此短语出自路易斯·吉尼1894年9月10日给路易斯·钱德勒·莫尔顿的信中，被史蒂芬·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的《波士顿及伦敦九十年代的潮流：弗雷德·霍兰德和路易斯·伊莫金·吉尼及他们的圈子》这篇文章探讨，此为哈佛大学1954年的博士论文，未出版。

③ 康特·梅特林克（1862—1949）是比利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于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波士顿晚报》，1904年5月3日，第10页。

⑤ 奥托：《书信集》，第225页。

⑥ 米哈伊尔·纳伊米：《卡里·纪伯伦》，第60页。

⑦ 奥托：《书信集》，第3页。

⑧ V.希卢：《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尔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418页。

受到普遍认可，她对这位“叙利亚^①天才”的信心与慷慨却从未动摇。他们是知识和感情上的“亲人”关系，尽管经历诸多磨难，玛丽一直是他一生的忠实好友。

1908年，纪伯伦在玛丽的资助下去巴黎美术学院和朱利安美术学院进行深造。纪伯伦称巴黎为“光明之城”^②。学习之余，他会去拉丁区的“时代思潮”坐下来喝一杯，夜晚加入到对野兽派绘画、罗丹、革命、托尔斯泰、立体主义和尼采的讨论中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彻底改革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尼采对纪伯伦的影响最深，因为他大胆地使这个伟岸的东方先知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③

当他从巴黎归来后，波士顿对他而言只是一片异土，玛丽安排他搬到纽约，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51号西十字街，开始他的“幽居生活”。在他的余生，他一直待在这里。他常常工作到黎明，为了完美地展现他的两部作品，他每日严苛地靠浓咖啡和烟草提神，日复一日，在晚年时改用酒精。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看起来我是生来心中有利箭，不管是拔掉还是留着都会让我痛。”^④

1914年欧洲战争的爆发点燃了他对家乡的关注之心，他组织了救济委员会抵抗肆虐黎巴嫩的饥荒，在《对伊斯兰教的公开信》中，他呼吁土耳其占领地的各个教派停止互相残杀。这一时期纪伯伦的作品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1912年到1918年他的作品集以《暴风集》命名。他的文字如神鞭，鞭笞着原教旨主义、厌女症、压迫和不公正，他笔下的英雄有农夫和受践踏受压迫的人，他们反抗世间不平，宣扬和平正义。像卢梭似的相信自由人性之与生俱来的善良的信念与迄今基督教思想的独特释义使他通过《草原新娘》（1906）与《叛逆的灵魂》（1908）向教会和国家发动彻底的攻击。这些攻击代表了最强烈的叛逆心，因此纪伯伦遭遇诽谤，被贬为一名异教徒。在贝鲁特，他的书遭公开焚毁，他自己也被逐出马龙教会。^⑤然而，他在大众和文学评论界的

① 黎巴嫩那时被认为是大叙利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② 卡里·纪伯伦致阿明·格拉耶布，出自1908年2月12日《自画像》第9页。

③ 出自米哈伊尔·纳伊米的《卡里·纪伯伦传》第89页。罗丹向纪伯伦介绍了威廉·布莱克的《两位缪斯》，对他的写作与艺术产生了不错的影响。有关尼采见奥托的《书信集》第68页。

④ 奥托：《书信集》，第147页。

⑤ 卡里·纪伯伦：《卡里·纪伯伦自画像》，第15-16页；卡里·纪伯伦：《反抗的精神》，第103-104页。

流行，还是让他成为当代阿拉伯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在阿拉伯引发了类似百年前布莱克、华兹华斯和雪莱在英国兴起的创造性的、文艺复兴似的“反叛”，他们都努力探索一种追寻内在及含有普罗米修斯似的抱负的文学。^①

纪伯伦的作品充分赞扬了异化的表达，这样，他的作品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说是东方的，还表现出了一个灵魂坠入物质堕落王国的过程。他尖刻的话语不仅受家乡不合时宜的影响的控制，还受《黑暗之心》里面所写的精神移民备受诟病的形象的控制。^②

这些信念的普遍性在大众心里产生了共鸣，在战争结束时，《疯人》发表了。在诗集所包含的三十五篇散文诗和寓言中，纪伯伦延续了他的一贯主题，即世道已经腐化，“新原始人”意欲把自由变为“死尸般的幽灵”。^③像莎士比亚、布莱克和苏非主义文学中的人物一样，纪伯伦用了“疯人”的形象——一个才思汹涌的诗人预言家当代言人，通过讽刺和悖论把读者从可见引入无形，从虚假引向真理。

在《疯人》中可见的趋势就是消除阻碍人们认识伟大自我、受约束的价值标准，因为根据苏非的学说，人无固有天性，并非统一个体，仅仅戴着一张张面具而已。在《七个自我》（见119页）中，不同的人反对“疯人”，他不管世间混沌而保持观望姿态，他知道“伟大自我”的存在，知道“更广阔的海洋”（见125页）与“大海”的不同，知道“悲观者”、“乐观者”、“博爱者”、“神秘者”、“理想者”、“现实者”，知道“宗教原旨主义者”是“最为致命的”。疯人想要“净身”，逃离世俗评价，或者“裸体如婴儿”，在远离海岸的大海中生活，海岸上的人们本末倒置，靠捡死鱼生存，把盐倾入大海，描绘沙上的影子，舀取海中泡沫，他们的头“埋进沙子”。^④在《天文学家》（见127页）中，又有一个疯人把多样变为统一，如同探寻内心的旅程：然后他把手置于胸前说：“我观

① 作为“笔协会”（al-Rabita al-Qalamiyyah），“一个先锋文学艺术家秘密组织的小型群体”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纪伯伦和他的伙伴开始把阿拉伯诗歌从麻木中解放出来。见S.K.贾尤西的《现代阿拉伯诗歌的趋势及运动》，第2卷，第91、94、96、102页；哈罗德·布鲁姆及莱昂内尔·特林编辑的《浪漫诗歌及散文》第9页。

② 卡里·纪伯伦：《眼泪与微笑》，第75页。

③ 卡里·纪伯伦：《暴风集》，见《卡里·纪伯伦宝库》第20页；卡里·纪伯伦：《巨人》，见《思想与冥想》第84页。

④ “大海”象征着伟大精神或伟大的自我，1912年2月纪伯伦在给玛丽·哈斯卡尔的信中写道：“大海我们称为上帝。”（B.P.，61页），《疯人》第21-23页。

测所有这些——太阳、月亮及星辰。”^①

虽然世界经历了四年备受摧残的动荡时期，但《疯人》恰时出版，它把纪伯伦引入西方世界。此书出版一年内被译为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立即引发极大反响。

这一时期的日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有时他身着钵钵僧长袍，上面溅着油漆，有时他穿爱尔兰家纺套装，或者打扮得像法国的得体绅士。他是完美的创造者，相信“没有任何事比懒惰更为无聊”，他只在工作（他的“看得见的爱”）中发现自由，因此1920年纪伯伦出版了另一寓言，名为《先驱者：他的寓言及诗歌》，并再一次运用像“国王隐士”（见137页）这样的疯人当代言人。^②

在《先驱者》中，纪伯伦探究了苏非有关shawq（律法）的观念、人们对神圣本体论的渴望与探寻^③。一个“疯人”——国王隐士，他再也无法统治那些替他承担罪恶却把美德归功于他的臣民，因此离开了城市的喧闹和两面性，回归森林与统一。对“统一”探寻的主题在《自我心灵深处》（见139页）得以延续，在诗中一只鸟飞出先驱者的内心，它“越飞越远，却越变越大，但从未离开我心。”^④最后的寓言名为《最后的守望》（见143页），是关于《先驱者》所讲述的爱。纪伯伦告诉玛丽·哈斯克尔夫这首是“一个承诺”，而《疯人》是最悲伤的结局，《先驱者》则是最甜蜜的结局：“他称自己是听不到声音之回声。”^⑤

随着“最后的守望”谢幕及战争黑暗的消退，纪伯伦发现他周围出现了一个新世界。战争结束时他给玛丽写信说：“在黑暗迷雾之外一个新世界诞生了……空气中充满急流和强大羽翼拍打的声响。上帝之音就在风中。”^⑥在37岁的时候，纪伯伦被生命统一性的热烈信念所鼓舞，最终他准备实现他的早期承诺：“我来说一个词，我应该说……我今天

① 《疯人》第61页。

② 卡里·纪伯伦给玛丽塔·劳森的信，1921年9月26日。

③ “渴望”的观点也存在于基督教神秘主义中，例如经典文章《未知之云》，伦敦企鹅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68页。

④ 鸟在各种宗教传统中是天堂与人间的信使，也是灵魂的象征。出自卡里·纪伯伦《先驱者：他的寓言及诗歌》第31页。

⑤ 见安妮·塞伦·奥托的《卡里·纪伯伦的寓言：作品及艺术释义》第81页及V.希卢的《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尔夫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53页、61页及391页。

⑥ V.希卢：《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尔夫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318页。

独立完成的就应在后人之前作出声明。”^① 先驱者正如他的创造者一样在等待“称自己是听不到声音之回声的他”。

《先知》的诞生

纪伯伦曾在给玛丽的信中写过有关“回声”的事：“这个先知在我‘写’他之前就先‘写’了我，在我创造他之前就先创造了我。我16岁的时候构思《先知》，现在我开始懂得他的真理。他是我一生中的成熟之作。”^② 关于纪伯伦的代表作《先知》有一点疑问，它含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里面的名字隐约有所指：纪伯伦，穆斯塔法；纽约，奥法里斯；玛丽·哈斯克爾，埃尔梅特拉；黎巴嫩，穆斯塔法出生的岛屿；还有在奥法里斯生活的十二年 and 此诗集出版前在纽约的十二年。

穆斯塔法发表了二十六次诗性的讲话，广泛涉猎了人的不同主题，包括爱情、喜悦、悲伤、自由、善良、邪恶、祈祷、宗教、死亡。这是因为他最后离开奥法里斯岛，伤心难抑，他留给人们最真实的自己。是女预言家埃尔梅特拉请求他“告诉我们真理”，她也知道他对“记忆中土地的渴望”。穆斯塔法离开“出生之地”意味着他返回到未来之城，正如他最后许诺的那样，他将再次回到那个地方。“一会儿，乘风休息片刻，另一女人将把我孕育。”

纪伯伦等待着出版的那一刻，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在过去三年，人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渴望真与美。”^③ 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1923年一个月之内第一版的1300本诗集全部售空，直至今日亦是如此之趋势。那个年代的书不像现代畅销书那样享受集中宣传的待遇，很显然人们是被纪伯伦歌唱内心的激情真诚地打动了。自《阿拉伯之夜》后，再也没有一位阿拉伯血统的作家受到全民的喜爱，《先知》被纪伯伦称为“一本奇怪的小书”^④，这本诗集是20世纪除圣经外最畅销

① 卡里·纪伯伦：《眼泪与微笑》，第197页。

② 苏海勒·B.布西礼、S.H.阿拉库兹巴里编译：《纪伯伦情书》，第23页（1919年9月9日）；V.希卢：《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爾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328页。

③ V.希卢：《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爾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300页。

④ “一本奇怪的小书”被米哈伊尔·纳伊米引用，出自《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世界》，XV，6，第11页。

的书籍之一。

纪伯伦花费多年，通过文字和绘画不懈地完善了信息的统一，即对他“内心世界”之“神圣”的表达，因此当他被与威廉·布莱克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丝毫不感觉惊奇。这本“奇怪的小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爱伤人又痛苦，却也能引人沦陷沉迷。真理、解放与至高身份即“爱”的统一可以通过志向与渴望实现。生命是一次旅程，“爱”既是离别地又是目的地。穆斯塔法在一次讲话中说：“你们如同队列般朝着神性并肩行走。”（见34页）这种强调爱与痛的本质身份对纪伯伦来说很明显包含真正的个人价值。

青年时紧张动荡、苦闷忧伤、离群索居的生活给纪伯伦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潜意识里存着“最柔和的光与影”，促使他用伊利亚雄辩的声音和耶利米愁闷的声音歌唱。^①一位评论家描述纪伯伦的作品是“浸染鲜血……从受伤心灵爆发的一声呐喊”，并让那些希望理解他的人们“自己想象需要多大程度的伤痛才能激励他们，那么就有多大的伤痛激励纪伯伦”。^②

穆斯塔法开始讲述爱（见9页），这也许是他所有讲话中最为杰出美丽的篇章：“爱除了实现自我外别无奢求。但假如你陷入爱情，必有愿望，那让这些成为你的愿望吧：融成一条奔流的小溪，向黑夜吟唱它的旋律。感受过多柔情带来的苦痛。为自己对爱的理解而受伤；流血时心甘情愿、甘之如饴。”^③

《先知》在本质上是哲学的，语气上有神秘主义的味道，并只有两万词，很难想象它可以抓住大众的眼球，但它的的确确做到了。作者开始被络绎不绝的赞扬信所“包围”。《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它让人想起“乔达摩，《奥义书》里的哲人……还有古希伯来最伟大的预言家”，其他评论说它“……用独特非凡的力量、深厚博学的知识、电闪雷鸣的直觉、抒情柔美的升力及透彻通晓的韵律传递了信息，还有渗透全文无与伦比的美丽”。^④爱尔兰诗人乔治·拉塞尔（匿名AE）评论说：“我可以引用书的每一页，每一页都能发现美丽绽放的思想。”^⑤

① 乔治·海拉拉：《纪·哈·纪伯伦生平》，见《队列》第17页。

② 出自斯塔瓦特·奥卡沙的《先知》（翻译为阿拉伯语）介绍，由开罗Daral-Maaref公司1959年出版。

③ 苏海勒·布西礼，乔·詹金斯：《卡里·纪伯伦，人与诗人：新传记》，第75-76页。

④ 斯坦顿·A.格布伦茨：《纪伯伦〈先知〉指南》，出自《纽约时报书籍回顾》，1934年6月10日；克劳德·布拉格登：《纪伯伦：一位黎巴嫩现代先知》，出自《表演者》，引自《卡里·纪伯伦：散文及介绍》第25页。

⑤ 乔治·拉塞尔（AE）：《存世的火炬》，第169页。

出版时纪伯伦告诉玛丽：“整本《先知》只在说一件事：‘你远比你知道的要伟大，一切都会好的’。”^①

对很多人来说，《先知》代表了纪伯伦文学生涯的高度，是他作品的重要部分，所以当一些评论家说他之前的作品只是探索性的，甚至说刚刚起步也不令人惊讶。^②但另有评论推举他的阿拉伯语作品，如1921年发表的，也就是比《先知》早两年出版的《伊览》、《高柱的城》及他的其他英语作品，如《疯人》等，以它们独有的形式给予应得的尊重，称他在《伊览》中对苏非主义的生命统一（wahdat al-wujud）原则进行了探索，在《疯人》中对局外诗人先知的崇高给予了应有尊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有要把穆斯林和基督教神秘传统相融合之文学目标的踪迹和倾向，这个梦想在对穆斯塔法的描述中实现了，那个同名的先知，既是与基督徒类似的形象，又具有穆斯林文明的普遍特质。

毫无疑问，《先知》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独特地位，评论家对它真正价值的评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经常被不公正地贴上普遍哲学和宗教教义浪漫传奇版本的标签，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自己一夜成名的牺牲品。事实上，它是一部包含伟大同情心、洞察力、希望及永恒信息的作品，语言简练富有韵律，使广大读者易于接受。可以很容易却深深感受到，简单明了的散文诗是纪伯伦一生致力于完善他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工具的成果，他尽可能以最有效、最美丽的方式完善他认为存在于地球万物之心的隐形秩序。

由于巨大的成功，纪伯伦发现自己被推向世界的舞台，在那儿他扮演多种角色，可以迷惑甚至有时欺骗他的朋友和观众。他很适应这种变色龙角色，一位记者写道：“纪伯伦是百老汇或考泼利广场或斯特兰德大街或歌剧院大街的演员，他是衣着得体的西方世界的世界公民……是格林威治村知书达理的外来公民。”^③另一旁观者认为这个穿白套装、戴帽子、执手杖的矮小男子“一模一样的形象”仿佛是那一时代另一移民者查理·卓别林。^④在这些面具之下，他只是个“姿态具有东方国家的从容谦恭”的人，是一个能跨越东西方障碍的艺术家，尽管他是黎

① 教堂山分校论文，1922年5月30日。

② 见米哈伊尔·纳伊米的《纪伯伦的顶峰》，出自《黎巴嫩的纪伯伦：新文件》，由苏海勒·布西礼及保罗·戈尔希编辑，第3-4页。

③ 约瑟夫·格罗姆：《纽约的阿拉伯诗人》，出自《纽约晚报》1919年3月29日的图书部分，第1页、10页。

④ 马尔齐耶·盖尔：《其他人，其他地方》，第229页。

巴嫩人，是一名爱国者，却可以光明正大地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他来自黎巴嫩，说黎巴嫩语，热情地表达黎巴嫩人的思维方式和信仰。他的话语超越了纯粹的东方神秘主义，努力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融合、交流。

名誉、病痛及晚年生活

完成《先知》后，纪伯伦仅剩七年寿命，但卸下重担后的欣喜使他把难愈的病痛暂时抛到一边，他向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的伤病“抛弃”了他，尽管他头发开始斑白，却状态极佳。^①

他的名声日渐显赫，有画像描绘他的交际圈子，其中有演员莎拉·贝恩哈特，信仰巴哈派的精神领袖阿卜杜勒巴哈，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诗人W.B.叶芝，墨西哥画家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科，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和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及G.K.切斯特顿。除去《先知》的惊人成功而获得的称赞，纪伯伦的晚年过得颇为艰难。随着更多自诩“纪伯伦体”的崇拜者知道这位“黎巴嫩学者”居住在西十字街，他开始不断受蜂拥而至的拜访者的困扰。^②有些人来忏悔或寻求安慰，有些人来咨询意见，另有一些人只是因为好奇。纪伯伦不想穿上先知的外衣，他写道：“先知和诗人的区别就是，先知按他教导的方式生活，诗人却不能。”^③

在随后出版的书中，纪伯伦表达了他对名声的矛盾态度：“名声是热情站在光亮下的影子。”^④（见156页）尽管他把《沙与沫》描述为权宜之作，里面的三百句格言还是包含了一些值得怀念的语句，虽然很多是重复穆斯塔法的话，差不多是他讲话的补充说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受了格言之王——威廉·布莱克的影响。^⑤

1928年，纪伯伦发表了他最长的作品《人子耶稣》——根据他同时代

① 《纪伯伦情书》（1923年12月2日）第71页。

② 见马丁·L.伍尔夫《纪伯伦宝库》的编辑前言，由安东尼·R.费里斯翻译自阿拉伯语，第XI页。

③ V.希卢：《挚爱先知：卡里·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克尔的情书及她的私人日记》第397页。

④ 卡里·纪伯伦：《沙与沫》第41页。

⑤ 米哈伊尔·纳伊米：《卡里·纪伯伦传》第207页。有些警句译自阿拉伯语，已用该语言出版，比如*al-Bayati: wa' l-Tarayif*（《美丽罕有的话语》）于1923年出版。

人的记录想象出来的耶稣七十八种不同的形象，另加入了耶稣信徒之外的完全虚构的人物，有圣母玛利亚、抹大拉人玛利亚，还展现了“反英雄”角色如该亚法、彼拉多和巴拉巴的观点，书中悲伤地说道：“他的受难只持续了一小时，我应当受难直至我死去。”^① 在此书将要出版的几个月里，纪伯伦遭受着他称为“夏季风湿病”的疾病，并预言说那些医护人员正拼命用尽一切手段治疗他的“难愈之症”。^② 尽管《人子耶稣》是他最后一部成功之作，它却并非一个失败者的痛苦呐喊，而是一位诗人的惊人之证，它证明了喷薄而出的散文正向死亡之光继续发出挑战。

病痛的持续折磨让纪伯伦不得不依靠酒精麻痹自己，在冬日残风席卷东海岸的时候，这位诗人独自在纽约的“隐居之屋”默默抵抗，在自己极限状态的事实面前作出了妥协。对外界他却始终露出坚毅的一面，宣称他的下本书《先知花园》将在来年秋季出版。然而他没能等到出版，而是转向对二十年前撒下的种子而结的果实，史诗般宏大的作品——《大地之神》的创作，这是对济慈最后的诗作《海泼里恩》的追忆。^③ 里面有三位神组织的讨论：一位对生与死的永恒循环意义悲观失望；另一位赞成对它的意义进行精神追求；最后一位，也是三神中最小的那位，调解他们的争论，建议他们接受对方的观点并指出“只有爱能给予意义”。尽管这本书强调了爱的万能之力，整体氛围却是忧郁阴霾的，反映了一个垂死之人妥善的放弃，曾被认为是穿着文学外衣的说教作品。^④

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之时，纪伯伦日渐增长的名声和财富引人艳羡。他的书持续再版，英文版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其版税也逐步增加。^⑤ 一个演讲机构出资请他进行一次读书旅行，几乎每一日都有邮件、电报或电话告知新的入账信息。出版商对未来可能的变数都很机警，因此紧逼作者要求他们发表新作，于是纪伯伦开始了他的绝笔之作

① 卡里·纪伯伦：《人子耶稣》，第190页。

② 卡里·纪伯伦致玛丽塔·劳森，1926年9月8日。

③ 哈威发现纪伯伦1904年的笔记本里参考了济慈。纪伯伦写了一首关于济慈的诗，题为 *Bihurouf min Nar* 《与火作之诗》，1914年发表于《眼泪与微笑》。亦可见约翰·济慈《海泼里恩：第一本》，出自《牛津英国文学选集：浪漫诗歌与散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506页。

④ 卡里·纪伯伦：《大地之神》第25页、37页，第三个神就像 *Al-Mawakib*（《队列》）乔·的青年一样，对爱并没有泛神论思想，而只特定于男女之爱。（哈威，238页）另见苏海勒·布西礼及乔·詹金斯的《卡里·纪伯伦，人与诗人：新传记》第273-274页。

⑤ 至今纪伯伦的诗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

《流浪者》，这部作品于此前三年前始于波士顿。^①

纪伯伦的“流浪者”是一位年轻的诗人预言家，面色苍白，戴着苦痛的面纱，被“墙另一端疯人院的人”幽禁在疯人院。^②像他之前的短篇作品一样，有对所谓文明世界盛行的统一和希望的批判分析，特别是他最后一首诗《河流》（见165页）河流在此是光明与喜悦的源泉，河流汇入大海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个人汇入绝对的真理，伟大自我回归本源。^③这首诗代表生命的进程，是纪伯伦作为作家实力的绝好证明，以公开直接的方式总结了他对生活的态度，意象非常简单，仿佛源于孩子的童话故事一般。

纪伯伦于1931年逝世，葬于毕沙利（Bisharri）附近的小修道院Mar-Sarkis的洞穴内。九个月后，《先知花园》出版了，穆斯塔法在十二年后回到了他出生的岛屿。在埋葬他父母的花园幽闭之处他说：“现在存在就是要明智，但并非区别于愚人；要变得强壮，但不是消灭弱者；和孩子们玩耍，不以父亲的身份，而是作为可以参与他们游戏的玩伴。”^④

“朝阳在露珠下映照的形象不比太阳差……你和石头同为一物，唯有心跳不同。朋友，你的心跳不是更快么？啊，但它不是如此平静。”^⑤在被称为焦虑时代的新纪元，纪伯伦看到了统治世界的神圣法则，在存有类似观点的学校后退到混乱的时候，在众多的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军事主义预示着 he 去世后其同胞将要恢复到原状并毫不妥协的时候，纪伯伦始终坚持他的观点，他是一个面对灾难和惊人巨变仍坚定维护这些想法的人，他有毫不退缩的决心，继续坚持他的思想，这是他向漠不关心的世界传达的黎巴嫩思想。

纪伯伦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著名的阿拉伯作家。不管技术成就上带来的舒适还是分析带来的深刻见解（哪一项都备受争议），现代人的心灵存有创伤，而纪伯伦的思想是疗伤之药，寻求对灵魂与放逐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解，这预示着这一时代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见证现代性之绝境的必要性。

① 奥托：《书信集》，第673页。

② 卡里·纪伯伦：《流浪者：他的寓言及谚语》，第38页。

③ 纪伯伦，像他同时代的诗人T.S.艾略特一样，感到“内在的河流”。T.S.艾略特写道：“河流在我们之内，大海在我们周围。”出自《四个四重奏》，由伦敦法伯尔及法伯尔（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43年出版，第25页。另见卡里·纪伯伦的《流浪者》，第82-83页。

④ 卡里·纪伯伦：《先知花园》，第34页。

⑤ 卡里·纪伯伦：《先知花园》，第23页、26页。

他的作品揭示了一位预言者富有洞察力的想象，他既不改革也不说教，只是对新时期可能出现的意识边缘化、物质贪欲和对盲目变化的危情作出了警告。他的智慧以一种简单明了、抒情优美、意义深刻的形式，向所有想要寻求它的人娓娓道出，用震动人心的永恒对抗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

乔·詹金斯





■16世纪的土耳其帝国仿佛刺着丝线摇摇欲坠的亚麻布。土耳其人是纪伯伦生活的黎巴嫩故土的帝国统治者。